



近不会听到初中生作业做不完而在家大哭的崩溃故事。

一年前，在自己教课的补习机构，劳拉曾遇到这样的画面：当她正在办公室休息时，一位孩子的母亲推门进来，略显无奈地和另一位机构老师交流起来。原来，由于开学临近，而自己的孩子既要完成补课机构的大量作业，又得赶紧做完学校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面对两难的境地，孩子前一晚写到半夜两点。写到最后时，一边写一边哭。

而自从 2021 年暑期“双减”政策落实后，带来的变化迅速而直接。7 月 26 日 A 股教育板块大幅低开，很多教育“明星股”直接跌停，校外培训业在炎热的夏天遭遇“极寒”。9 月开学后，学校对于学生的课后时间管理也纷纷有了新要求，令学生的课外补课时间被极度压缩。

事实上，从 6 月推进课后托管服务，到 7 月发布“双减”政策，再到各地出台细则、落实举措，今年以来，围绕“中小学减负”问题，教育改革“重拳出击”，充分彰显了国家和教育部门的重视和决心。为什么“双减”政策会在此时落地实施？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新民周刊》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教育界学者、初中一线教师与校外补课机构老师，从其回答不难看出，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了“双减”的必然性与迫切性。“双减”，到了不得不减的时刻。

“过热”的校外培训

2021 年 7 月“双减”意见发布后，教育部发言人阐释其出台背景时曾提到，“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在“双减”之前，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究竟有多火热？根据天眼查发布的《2020 年教育行业发展报告》显示，过去 10 年我国教育相关企业总数从 78 万家上升到 412 万家。而从 Mob 研究院的近两年的教培行业研究报告能看到，当前中国 K12 (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 普遍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 教育培训行业已经发展出以校外培训机构为主体的万亿级市场。

伴随着如此巨大的市场规模，其市场增速同样惊人。2013 年全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是 10226 亿元，2018 年增长到 20960 亿元，5 年便实现了翻倍。《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提到，过去几年中有超过千亿元的资本涌入 K12 教育市场，其中 2020 年融资总额同比增长了 6.6 倍。

当然，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2020 年对于资本进入 K12 教

育而言是最疯狂的一年。“双减”政策落地后，有观点认为“2020 年是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最后的美好时光”。换言之，这也是校外培训在资本扶持下增速最快的时光。新冠疫情影响了诸多行业的市场走势，却为 K12 教育市场插上了在线教育的翅膀。

市场在近年达到了空前规模，而自身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与其他快速扩张的行业类似，其在竞争过程中，免不了彼此的内耗。一些头部机构为占领市场，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小机构进行打压，而恶性竞争也为其日后的破产埋下了隐患。另外，众多教育企业开始采取商业化的营销套路，比如将学费包装成“投资”，甚至有机机构利用“白条”“教育贷”等金融手段来吸引消费者。

除了 K12 教育市场内部因为资本扩张带来的一些乱象，其“过热”之后的表现，更是深深地烙在如今的中小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几年前，童木（化名）刚进入上海一所民办初中任教时，就和学生家长有过关于校外培训的讨论。当时童木问家长有没有给自家孩子安排课后的补习，结果对方反问：“现在难道还有谁不补课的吗？”当然，随着教学时间增长，童木也发现这些普遍在课外补课的学生中，也需要分情况讨论。“当然有家长的意愿投放在他们孩子身上，同样也有到了初中之后主动为了提高成绩而向家长提出补课需求的学生。”童木告诉《新民周刊》。从他所在的学校来看，去校外培训机构补课的“气候”在“双减”前已经由来已久。

由于资本本身具有天生的逐利性，而当教育这个民生属性非常突出的领域遇上“过热”的资本市场时，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开始显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白芸副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提到，近年来学科类为主的校外培训，过于火热和强势，对校内正常节奏的教学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负面影响。白芸在多所公办中小学的调研中发现，有不少老师表示，课堂上出现的喜欢捣乱、不认真听讲、没有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的少数学生，已经不是过去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而恰恰是考试成绩很好的。因为这一小部分学生在课外通过培训机构进度更快、难度超纲的“超前学习”和“过度刷题”，反而对校内正常节奏的课堂教学逐渐失去兴趣，课堂专注力降低。这些孩子的家长中甚至会有一些以校外机构的期望和标准对校内教学提出要求，也有一些孩子向学校老师请教课外培训机构布置的练习题。调研发现，有一些老师表示了担忧，认为上述不合理现象，逼着学校老师拔高难度、提高速度，导致不在机构超前和过度学

